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

話說寶玉聽了，忙進來看時，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，說：「快去罷，立等你說話呢。」寶玉來至上房，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姐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。寶玉因說：「我有個主意。既沒有外客，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，誰素日愛吃的，揀樣兒做幾樣。也不必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，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，再一個□錦攢心盒子，自斟壺。豈不別致？」賈母聽了，說：「很是。」即命人傳與廚房：「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，按著人數，再裝了盒子來。早飯也擺在園裡吃。」商議之間，早又掌燈。一夕無話。次日清早起來，可喜這日天氣清明。李紈清晨起來，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，並擦抹桌椅，預備茶酒器皿。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，說：「大奶奶，倒忙的狠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說你昨兒去不成，只忙著要去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熱鬧一天去。」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，說道：「我們奶奶說了：外頭的高几兒怕不夠使，不如開了樓，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。奶奶原該親自來，因和太太說話呢。請大奶奶開了，帶著人搬罷。」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，又命婆子出去，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。李氏站在大觀樓下，往上看著，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，一張一張的往下抬。小廝、老婆子、丫頭一齊動手，抬了二□多張下來。李紈道：「好生著！別慌慌張張鬼趕著似的，仔細碰了牙子！」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：「姥姥也上去瞧瞧。」劉姥姥聽說，巴不得一聲兒，拉了板兒，登梯上去。進裡面，只見烏壓壓的，堆著些圍屏、桌、椅、大小花燈之類，雖不大認得，只見五彩閃爍，各有奇妙。念了幾聲佛，便下來了。然後鎖上門，一齊下來。李紈道：「恐怕老太太高興，越發把船上划子、篙、槳、遮陽、幔子，都搬下來預備著。」眾人答應，又復開了門，色色的搬下來，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。

正亂著，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。李紈忙迎上去，笑道：「老太太高興，倒進來了，我只當還沒梳頭呢，纔掐了菊花要送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，裡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。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。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，忙笑道：「過來帶花兒。」一語未完，鳳姐兒便拉過劉姥姥來，笑道：「讓我打扮你。」說著，把一盤子花，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。賈母和眾人笑的了不得。劉姥姥也笑道：「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，今兒這樣體面起來！」眾人笑道：「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雖老了，年輕時也風流，愛個花兒粉兒的，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！」

說話間，已來到沁芳亭上。丫鬟們抱了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。賈母倚欄坐下，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，因問他：「這園子好不好？」劉姥姥念佛說道：「我們鄉下人，到了年下，都上城來買畫兒貼。閒了的時候兒，大家都說：『怎麼得到畫兒上逛逛！想著畫兒也不過是假的，那裡有這個真地方兒？誰知今兒進這園裡一瞧，竟比畫兒還強□倍！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，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，死了也得好處！』」

賈母聽說，指著惜春笑道：「你瞧，我這個小孫女兒，他就會畫。等明兒叫他畫一張，如何？」劉姥姥聽了，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，說道：「我的姑娘！你這麼大年紀兒，又這麼個好模樣兒，還有這個能幹，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？」

賈母眾人都笑了。歇了歇，又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。先到了瀟湘館。一進門，只見兩邊翠竹夾路，土地下蒼苔佈滿，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甬路。劉姥姥讓出來與賈母眾人走，自己卻走土地。琥珀拉他道：「姥姥，你上來走。看青苔滑倒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們走熟了。姑娘們只管走罷，可惜你們的那鞋，別沾了泥！」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，不防腳底下果踩滑了，咕咚一交跌倒。眾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。賈母笑罵道：「小蹄子們！還不攙起來，只站著笑！」說話時，劉姥姥已爬起來了，自己也笑了，說道：「纔說嘴，就打了嘴了。」賈母問他：「可扭了腰了沒有？叫丫頭們搥搥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？那一天不跌兩下子？都要搥起來，還了得呢！」

紫鵲早打起湘簾，賈母等進來坐下，黛玉親自用小茶盤兒捧了一盞碗茶來，奉與賈母。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」黛玉聽說，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，挪到下手，請王夫人坐了。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，又見書架上放著滿滿的書，劉姥姥道：「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？」賈母笑指黛玉，道：「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。」劉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「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？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呢！」賈母因問：「寶玉怎麼不見？」眾丫頭們答說：「在池子裡船上呢。」賈母道：「誰又預備下船了？」李紈忙回說：「纔開樓拿的。我恐怕老太太高興，就預備下了。」賈母聽了，方欲說話時，有人回說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賈母等剛站起來，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，一面歸坐，笑道：「今兒老太太高興，這早晚就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，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！」

說笑一回，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，便和王夫人說道：「這個紗，新糊上好看，過了後兒就不翠了。這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，這竹子已是綠的，再拿綠紗糊上，反倒不配。我記得們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。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昨兒我開庫房，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，——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，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，顏色又鮮，紗又輕軟。我竟沒見這個樣的，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，想來一定是好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呸！人人都說你沒有沒經過沒見過的，連這個紗還不能認得，明兒還說嘴！」薛姨媽等都笑說：「憑他怎麼經過見過，怎麼敢比老太太呢？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，連我們也聽聽。」鳳姐兒也笑說：「好祖宗！教給我罷！」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：「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！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，原也有些像。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，正經名字叫『軟煙羅』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個名兒也好聽。只是我這麼大了，紗羅也見過幾百樣，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能活了多大？見過幾樣東西？就說嘴來了。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：一樣雨過天青，一樣秋香色，一樣松綠的，一樣就是銀紅的。要是做了帳子，糊了窗簾，遠遠的看著，就似煙霧一樣，所以叫做軟煙羅。那銀紅的又叫做『霞影紗』。如今上用的府紗，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別說鳳丫頭沒見，連我也沒聽見過。」

鳳姐兒一面說話，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。賈母說：「可不是這個？先時原不過是糊窗簾，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，做帳子，試試也竟好。明日就找出幾疋來，拿銀紅的替他糊窗戶。」鳳姐答應著。眾人看了都稱讚不已。劉姥姥也瞞著眼，口裡不住的念佛，說道：「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，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？」賈母道：「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」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縐紗襖的襟子拉出來，向賈母薛姨媽道：「看我的這襖兒。」賈母薛姨媽都說：「這也是上好的了。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，竟比不上這個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，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啊。」賈母道：「再找一找，只怕還有，要有就都拿出來，送這劉親家兩疋。有雨過天青的，我做一個帳子掛上。剩的配上裡子，做些個夾坎肩兒給丫頭們穿。白收著霉壞了。」鳳姐兒忙答應了，仍命人送去。

賈母便笑道：「這屋裡窄，再往別處逛去罷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人人都說，『大家子住大房』，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、大櫃、大桌子、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櫃子，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，還高。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。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，預備這梯子做什麼？後來我想起來，一定是為開頂櫃，取東西。離了那梯子，怎麼上得去呢？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。滿屋裡東西，都只好看，可不知叫什麼。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了！」鳳姐道：「還有好的呢，我都帶你去瞧瞧。」

說著，一徑離了瀟湘館，遠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。賈母道：「他們既備下船，們們就坐一回。」說著，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。未至池前，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攝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。鳳姐忙問王夫人：「早飯在那裡擺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。」賈母聽說，便回頭說：「你三妹妹那裡好。你就帶了人擺去。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。」

鳳姐兒聽說，便回身和李紈、探春、鴛鴦、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，抄著近路，到了秋爽齋，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。鴛鴦

道：「天天僭們說，外頭老爺們，吃酒吃飯，都有個湊趣兒的，拿他取笑兒。僭們今兒也得了個女清客了。」李紉是個厚道人，倒不理會。鳳姐兒卻聽著是說劉姥姥，便笑道：「僭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。」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。李紉笑勸道：「你們一點好事兒不做！又不是個小孩兒，還這麼淘氣。仔細老太太說！」鴛鴦笑道：「很不與大奶奶相干，有我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母等來了，各自隨便坐下。先有丫鬟挨人遞了茶。大家吃畢，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，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，按席擺下。賈母因說：「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，讓劉親家挨著我這邊坐。」眾人聽說，忙抬過來。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，鴛鴦便忙拉劉姥姥出去，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席話，又說：「這是我們家的規矩，要錯了，我們就笑話呢。」

調停已畢，然後歸坐。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，不吃了，只坐在一邊吃茶。賈母帶著寶玉、湘雲、黛玉、寶釵一桌。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人一桌。劉姥姥挨著賈母一桌。賈母素日吃飯，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著漱盂、麈尾、巾帕之物。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，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著。丫鬟們知他要捉弄劉姥姥，便躲開讓。鴛鴦一面侍立，一面遞眼色。劉姥姥道：「姑娘放心。」

那劉姥姥入了坐，拿起箸來，沉甸甸的，不伏手，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，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給劉姥姥。劉姥姥見了，說道：「這個叉巴子，比我們那裡的鐵揸還沉，那裡拿的動他！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，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，裡面盛著兩碗菜。李紉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，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，放在劉姥姥桌上。

賈母這邊說聲「請」，劉姥姥便站起身來，高聲說道：「老劉，老劉，食量大如牛：吃個老母豬不抬頭！」說完，卻鼓著腮幫子，兩眼直視，一聲不語。眾人先還發怔，後來一想，上上下下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。湘雲掌不住，一口茶都噴出來。黛玉笑岔了氣，伏著桌子，只叫「噯啞」！寶玉滾到賈母懷裡，賈母笑的摟著叫「心肝」！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，卻說不出話來。薛姨媽也掌不住，口裡的茶，噴了探春一裙子。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。惜春離了坐位，拉著他奶母，叫揉揉腸子。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，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裝的。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拿著，還只管讓劉姥姥。

劉姥姥拿起箸來，只覺不聽使，又道：「這裡的雞兒也俊，下的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，我且得一個兒！」眾人方住了笑，聽見這話，又笑起來。賈母笑的眼淚出來，只忍不住，琥珀在後搥著。賈母笑道：「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！快別信他的話了。」

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，鳳姐兒笑道：「一兩銀子一個呢，你快嘗嘗罷。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劉姥姥便伸筷子要夾，那裡夾的起來？滿碗裡鬧了一陣，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，纔伸著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來，滾在地下。忙放下筷子，要親自去揀，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。劉姥姥歎道：「一兩銀子，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！」

眾人已沒心吃飯，都看著他取笑。賈母又說：「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出來了？又不請客，擺大筵席。都是鳳丫頭支使的！還不換了呢！」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，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，聽如此說，忙收過去了，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。劉姥姥道：「去了金的，又是銀的，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。」鳳姐兒道：「菜裡要有毒，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個菜裡有毒，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。那怕毒死了，也要吃盡了。」賈母見他如此有趣，吃的又香甜，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給他吃；又命一個老嫗來，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。

一時吃畢，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。這裡收拾殘桌，又放了一桌。劉姥姥看著李紉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，嘆道：「別的了，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！怪道說，『禮出大家』。」鳳姐兒忙笑道：「你可別多心，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。」一言未了，鴛鴦也進來笑道：「姥姥別惱，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兒罷。」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裡的話？僭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，有什麼惱的？你先囑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過大家取笑兒。我要惱，也就不說了。」鴛鴦便罵人：「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？」劉姥姥忙道：「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，我吃過了。姑娘也該用飯了。」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，道：「你和我們吃罷，省了回來又鬧。」鴛鴦便坐下了。婆子們添上碗箸來。

三人吃畢，劉姥姥笑道：「我看你們這些人，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，虧你們也不餓！怪道風兒都吹的倒！」鴛鴦便問：「今兒剩的菜不少，都那裡去了？」婆子們道：「都還沒散呢，在這裡等著，一齊散給他們吃。」鴛鴦道：「他們吃不了這些，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丫頭送去。」鳳姐道：「他早吃了飯了，不用給他。」鴛鴦道：「他吃不了，喂你的貓。」婆子聽了，忙揀了兩樣，拿盒子送去。鴛鴦道：「素雲那裡去了？」李紉道：「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，又找他做什麼？」鴛鴦道：「這就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襲人不在這裡，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。」鴛鴦聽說，便命人也送兩樣去。鴛鴦又問婆子們：「回來吃酒的攢盒，可裝上了？」婆子道：「想必還得一會子。」鴛鴦道：「催著些兒。」婆子答應了。

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，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。探春素喜闊朗，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。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堆著各種名人法帖，並數方寶硯；各色筆筒，筆海內插的筆，如樹林一般；那一邊邊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，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。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幅米襄陽「煙雨圖」；左右掛著一副對聯，乃是顏魯公墨跡，其聯云：「煙霞間骨格，泉石野生涯。」案上設著大鼎，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官窯的大盤，盤內盛著數個嬌黃玲瓏大佛手；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，旁邊掛著小槌。

那板兒略熟了些，便要摘那槌子去擊，丫鬟們忙攔住他。他又又要那佛手吃，探春揀了一個給他，說：「頑罷，吃不得的。」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床，上懸著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。板兒又跑來看，說：「這是蠨蛸。這是螞蚱。」劉姥姥忙打了他一巴掌，道：「下作黃子，沒乾沒淨的亂鬧！倒叫你進來瞧瞧，就上臉了！」打的板兒哭起來。眾人忙勸解方罷。

賈母隔著紗窗後往院內看了一回，因說道：「後廊下的梧桐也好了，只是細些。」正說話，忽一陣風過，隱隱聽得鼓樂之聲。賈母問：「是誰家娶親呢？這裡臨街倒近。」王夫人等笑回道：「街上的那裡聽的見？這是僭們的那口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。」賈母便笑道：「既他們演，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？他們也逛一逛，僭們也樂了，不好嗎？」鳳姐聽說，忙命人出去叫來，趕著吩咐擺下條桌，鋪上紅氈子。賈母道：「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借著水音更好聽。回來僭們就在綵錦閣底下吃酒，又寬闊，又聽的近。」眾人都說好。賈母向薛姨媽笑道：「僭們走罷。他們姐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，生怕腌臢了屋子。僭們別沒眼色兒，正經坐會子船，喝酒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起身便走。探春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求著老太太、姨媽、太太來坐坐，還不能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的這三丫頭倒好，只有兩個玉兒可惡。——回來喝醉了，僭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！」

說著，眾人都笑了。一齊出來，走不多遠，已到了荇葉渚。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，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。眾人扶了賈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劉姥姥、鴛鴦、玉釧兒，上了這一隻船，次後李紉也上去。鳳姐也上去，立在船頭上，也要撐船。賈母在艙內道：「那不是玩的，雖不是河裡，也有好深的。你快給我進來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怕什麼？老祖宗只管放心。」說著，便一篙點開，到了池當中，船小人多，鳳姐只覺亂晃，忙把篙子遞與駕娘，方蹲下去。然後迎春姐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，隨後跟來。其餘老嫗嫗眾丫鬟俱沿河隨行。

寶玉道：「這些破荷葉可恨！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今年這幾日，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？天天逛，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，只喜他這一句：『留得殘荷聽雨聲』。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果然好句！以後僭們別叫拔去了。」

說著，已到了花溼的蘆港之下，覺得陰森透骨，兩灘上衰草殘菱，更助秋興。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，便問：「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？」眾人道：「是。」賈母忙命攏岸，順著雲步石梯上去，一同進了蘅蕪院，只覺異香撲鼻。那些奇草仙藤，愈冷愈蒼翠，都結了實，似珊瑚豆子一般，纍垂可愛。及進了房屋，雪洞一般，一色的玩器全無。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，瓶中供著數枝菊，並兩部書、茶壺、茶杯而已；床上只弔著青紗帳幔，衾褥也分樸素。

賈母歎道：「這孩子太老實了！你沒有陳設，何妨和你姨媽要些？我也沒理論，也沒想到：你們的東西，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。」說著，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。又嗔著鳳姐兒：「不送些玩器來給你妹妹，這樣小器！」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：「他自己不

要麼。我們原送了來，都退回去了。」薛姨媽也笑說道：「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。」賈母搖頭道：「那使不得。雖然他省事，倘或來個親戚，看著不像，二則年輕的姑娘們，屋裡這麼素淨，也忌諱。我們這老婆子，越發該住馬圈去了！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，精緻的還了得呢！他們姐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，也別很難了格兒。有現成的東西，為什麼不擺呢？要很愛素淨，少幾樣倒使得。我最會收拾屋子，如今老了，沒這個閒心了。他們姐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，只怕俗氣，有好東西也擺壞了。我看他們還不俗，如今等我替你收拾，包管又大方，又素淨。我的兩件體己，收到如今，沒給寶玉看見過；若經了他的眼，也沒了。」說著，叫過鴛鴦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，還有個墨煙凍石鼎拿來。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夠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，把這帳子也換了。」鴛鴦答應著，笑道：「這些東西，都擱在東樓上不知那個箱子裡，還得慢慢找去。明兒再拿去也罷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明日後日都使得，只別忘了。」說著，坐了一回方出來，一徑來至綴錦閣下。文官等上來請過安，因問演習何曲。賈母道：「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。」文官等下來，往藕香榭去。不提。

這裡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齊整。上面左右兩張榻，榻上都鋪著錦綉蓉簾；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，一一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葉式的，也有葵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圓的，其式不一。一個上頭放著一分爐瓶，一個攢盒。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，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，餘者都是一椅一几。東邊劉姥姥，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。西邊便是湘雲，第二便是寶釵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挨次排下去，寶玉在末。李紈鳳姐二人之几，設於三層檻內，二層紗櫺之外。攢盒式樣，亦隨几之式樣。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，一個□錦珞琅杯。

大家坐定，賈母先笑道：「偕們先吃兩杯，今日也行一個令，纔有意思。」薛姨媽笑說道：「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，我們如何會呢？安心叫我們醉了，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，想是厭我老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不是謙，是怕行不上來，倒是笑話了。」王夫人忙笑道：「便說不上來，只多吃了一杯酒，醉了睡覺去，還有誰笑話偕們不成？」薛姨媽點頭笑道：「依令。老太太到底吃一杯酒纔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說著，便吃了一杯。

鳳姐兒忙走至當地，笑道：「既行令，還叫鴛鴦姐姐來行纔好。」眾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，故聽了這話，都說：「很是。」鳳姐便拉著鴛鴦過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既在令內，沒有站著的理。」回頭命小丫頭子：「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」鴛鴦也半推半就，謝了坐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鍾酒，笑道：「酒令大如軍令，不論尊卑，惟我是主；違了我的話，是要受罰的。」王夫人等都笑道：「一定如此，快些說。」鴛鴦未開口，劉姥姥便下席，擺手道：「別這樣捉弄人！我家去了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」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。小丫頭子們也笑著，果然拉入席中。劉姥姥只叫：「饒了我罷！」鴛鴦道：「再多言的罰一壺！」劉姥姥方住了。

鴛鴦道：「如今我說骨牌副兒，從老太太起，順領下去，至劉姥姥止。比如我說一副兒，將這三張牌拆開，先說頭一張，再說第二張，說完了，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。無論詩詞歌賦，成語俗語比上一句，都要合韻。錯了的罰一杯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個令好，就說出來。」

鴛鴦道：「有了一副了。左邊是張『天』。」賈母道：「頭上有青天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是個『五合六』。」賈母道：「六橋梅花香徹骨。」鴛鴦道：「剩了一張『六合么』。」賈母道：「一輪紅日出雲霄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卻是個蓬頭鬼。」賈母道：「這鬼抱住鍾馗腿。」說完，大家笑著喝采。賈母飲了一杯。

鴛鴦又道：「又有一副了。左邊是個『大長五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梅花朵朵風前舞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是個『大五長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□月梅花嶺上香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二五是『雜七』。」薛姨媽道：「織女牛郎會七夕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二郎遊五嶽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世人不及神仙樂。」說完，大家稱賞，飲了酒。

鴛鴦又道：「有了一副了。左邊『長么』兩點明。」湘雲道：「雙懸日月照乾坤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『長么』兩點明。」湘雲道：「閒花落地聽無聲。」鴛鴦道：「中間還得『么四』來。」湘雲道：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一個櫻桃九熟。」湘雲道：「御園卻被鳥啣出。」說完，飲了一杯。

鴛鴦道：「有了一副了。左邊是『長三』。」寶釵道：「雙雙燕子語樑間。」鴛鴦道：「右邊是『三長』。」寶釵道：「水荇牽風翠帶長。」鴛鴦道：「當中『三六』九點在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山半落青天外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鐵鎖練孤舟。」寶釵道：「處處風波處處愁。」說完，飲畢。

鴛鴦又道：「左邊一個天。」黛玉道：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」寶釵聽了，回頭看著他。黛玉只顧怕罰，也不理論。鴛鴦道：「中間錦屏顏色俏。」黛玉道：「紗窗也沒有紅娘報。」鴛鴦道：「剩了『二六』八點齊。」黛玉道：「雙瞻玉座引朝儀。」鴛鴦道：「湊成籃子好採花。」黛玉道：「仙杖香挑芍藥花。」說完，飲了一口。

鴛鴦道：「左邊『四五』成花九。」迎春道：「桃花帶雨濃。」眾人笑道：「該罰，錯了韻，而且又不像。」迎春笑著，飲了一口。

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兒，故意都叫說錯了。至王夫人，鴛鴦代說了一個，下便該劉姥姥。劉姥姥道：「我們莊家閒了，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兒，可不像這麼好聽就是了。少不得我也試試。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容易說的，你只管說，不相干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左邊『大四』是個人。」劉姥姥聽了，想了半日，說道：「是個莊家人罷？」眾人鬪堂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說的好，就是這麼說。」劉姥姥也笑道：「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兒，姑娘姐姐別笑。」鴛鴦道：「中間『三四』綠配紅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大火燒了毛毛蟲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這是有的，還說你的本色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右邊『么四』真好看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一個蘿蔔一頭蒜。」眾人又笑了。鴛鴦笑道：「湊成便是一枝花。」劉姥姥兩隻手比著，也要笑，卻又掌住了，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眾人聽了，由不的大笑起來。

只聽外面亂嚷嚷的，不知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